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四・經部・群經總義類

詩書古訓六卷〔清〕阮元輯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七)

〔清〕王引之撰

一三四九

詩書古訓

〔清〕阮元輯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〇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何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詩書古訓

卷十一序

十一
川文

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名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詬詩書者棄市動輒族

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郛一時所采之書未

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

詩書古訓

卷十一序

十一
川文

五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冀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阮福謹識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詩書古訓

卷十 國風

三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婁傳有婁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婁之誦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呂闌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呂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棄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呂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詩書古訓

卷十 國風

四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是刈是獲是刈是獲獲烹之也

爾雅釋訓是刈是獲獲烹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輶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

覃曰服之無射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五 川○八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

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

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真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翶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

言曰吾懷姪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本 川○八

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

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肅肅兌宜極之丁丁

墨子尚賢上文王舉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

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蕭蕭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七

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忠經武備章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

蕭蕭兔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八

其臭惡猶始於擣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

詩曰効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適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適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適此之謂也 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九

名詩曰父母孔適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鵠巢註鵠巢詩名南言鵠有巢而鳩居之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其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十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旣覲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旣覲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

得叔向而盛青肩謔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旣見止亦旣覩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

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

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旣見止亦旣覩止我

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詩書古訓

卷十 國風

士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主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

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筆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戶之有齊季文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

季蘭戶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昭二

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

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名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

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

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主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

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

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弑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勤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此之謂也

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名南巾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

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

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亾爲臣而君

詩書古訓 卷十 國風 有死膚詩名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

過而不悛亾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

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標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膚之卒章野

有死膚詩名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驕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驕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驕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驕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驕虞爲節驕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犯于嗟乎驕虞

詩書古訓 卷十 國風 有死膚詩名南卒章野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發

五犯吁嗟乎驕虞驕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

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

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

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

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

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

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鄖鄆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二國詩風鄖庸衛國是也鄖曰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呂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呂其地封弟康叔虢曰孟侯曰夾輔周室遷鄖庸之民于雒邑故鄖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鄖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鄖又曰亦流于彼淇奥河水洋洋

詩書古訓 卷十一 國風 鄖 鄖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矯矯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

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旣已尊之言旣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憩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衛

宗二順傳傅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

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

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逸也

禮記孔子問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逸也無體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周南

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

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溫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溫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

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

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

曰憂心悄悄溫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

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周南

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溫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㠭羣小窺見問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溫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溫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

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鄭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

而爲賦綠衣之三章

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

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

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

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最寡人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圭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

畜寡人

註此衛大夫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

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

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

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

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

者死之日宮女練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

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

五世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

此之謂也

謳浪笑教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圭

爾雅釋詁謳浪笑教戲謳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

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

巾各一及衣一箇可時奉嚥呂后凱風寒泉之

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

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